

戊午四月下旬介初購於京師

畜德錄

婦葉山房
石印

洞庭席啟圖先生輯

畜德錄

埽藥山房石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畜德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席啟圖撰啟圖字文輿震澤人

官內閣中書舍人是集取周秦以

來迄於元明嘉善之行分為二十一類

六間附批評取大畜象傳君子每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義故以

名書

陸稼書
先生著

三魚堂全集

每部六冊
價洋三元

平湖陸清獻公文章道德卓絕一時生平著作本於程朱
故至理名言有功世道人心者匪尠而坊肆流傳僅片
紙寸楮每以不得一窺全豹為憾本主人覓得舊本三
魚堂全集論義序記書牘傳文無不備焉展而讀之
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此固近今罕覯之大著述焉本
主人不敢自秘付諸石版用連史紙刷印以公諸世吾知
此書一出文學家道德家考古家淹博家必爭先快
睹焉書印無多欲觀者請速購取遲恐不及

上海松江

漢口

蘇州

掃葉山房全啓

畜德錄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嵇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衰學駁偏僻之說淫豔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撼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之市百怪之物具陳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靡麗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古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慎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為吾道之羽翼矣席子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興公所纂畜德錄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先志搜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皇皇是書病革時猶置篋上俯首視予授而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萃焉網羅博而取舍當內之有益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晋人世說長傲助輕唐人藝文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已也可謂精擇而慎

收者矣予聞文興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久病應得官而未仕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內施及於鄉黨者事事皆可為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為席舍人傳曰雖没而祭於社無忝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之書其為楚言多矣不擇而取之弊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興庶幾弗畔於道也夫平湖陸隴其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元默清虛猶天也艮山磅礪蔽虧若將蘊天其中有之者故有畜德象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者非徒以夸多為也蓋學者之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墮識昏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流宕忘返其德之亡也久矣故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所未見日間所未聞務期於深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否則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為耳目之所囿詞章之所錮此坐井闚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與平生以仁厚居心以淡泊養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安緝鄉里其於君子之德亦既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侃然有悟顧又以為未也遂徧葺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行凡二十卷二十有一則名曰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床竇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輒易其所好蓋其為人也不靡不昏不窒不浮其於所畜

何如也君既歿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余受讀既訖喟然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余嘗見宋儒所撰厚德錄仕學規範及名臣言行錄諸書殆與此錄相彷彿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門晰部分最完且善也余先以有德與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藉此以想見君之為人則余之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寔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余所為誌銘中茲不復論祇論畜德錄云獻臣名永劼君長子也為人甚文而淳謹有君遺風今且孜孜校刊此錄若惟恐君之氏名無傳於後者余聞之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故并附述以見為德者之有後如此康熙二十三年夏六月丙午堯峰老鈍汪琬序

畜德錄敘

畜德錄者吾吳洞庭東山內閣中書席君文輿之所纂輯其二子獻臣元功奉以梓行者也書成二子過余草堂再拜而泣曰此先人之手澤也卷分二十先之以立志為學終之以女範止十九卷其有未盡者別為一卷曰雜識共二十卷每卷若干條共計之若干言皆前言往行人身體而力行之者筆之於書日積月累遂成帙又曰先人一生讀書樂善齋志以歿歿之年僅四十有三得風痺之疾卧床褥者十數年數年之中足不出戶庭坐卧一小榻榻之前後左右積書數千卷伏枕呬唔手自刪輯每見古人行一善事發一善言則正襟而起曰此吾所當則效也兒輩在側時時命之曰古人如此爾曾不可不知之其時某輩皆幼亦未知其言之有切於身心如是也及歿之日捧遺編而讀之非僅前言往行乃先人手澤存焉惟先生與先人相友善敢乞一言以弁之於首余聞其言之悲唯唯無以應既而出酒榼以食之余在主席獻臣坐次近元功稍遠酒半余移坐與獻臣促膝相與歛歎歎息因念昔年與中翰君交在壬子癸丑之間時余方在告雙泉堂前臺石種樹君自洞庭山中來留連草堂恒竟

日相對令人塵囂頓忘余已知君為讀書有道之士也嗣後余赴京補官山中有人至言君病矣畏風雖盛夏必重帷以居余時時念之丁巳歲余奉諱里居君手書慰我余偶過山中必問君起居日望君之霍然以起相對如前日也豈意奄奄一二年歲庚申君竟不起余為文以弔之略述君之生平好善然而未盡也時余一宿君之東園陸子大生君之師也為余言君自幼好讀書雖病猶手不釋卷家故多藏書而書賈射利知君之所好無論殘編蠹簡不惜涉險滿載以求售君一一評曰某集佳其值若干某集文雖佳其人不足重即不與值故有負文章重望而其出處之間有未當者君必委而棄之余聞陸子之言不覺肅然起敬知君之為善皆從讀書中來也君之讀書非獨以書卷自娛寔欲挾天人之奧旨窮濂洛之心傳以此安身立命即以此承先啓後也余觀古人之好學下帷攻苦三年足不窺園者董江都也坐卧一榻日夕以經籍自娛久之而所坐木榻有遺跡宛然者管幼安也然二公讀書未嘗聞其有疾君能於病中好讀書不又難乎斯集也名曰畜德畜之義大矣哉汪編修荅文先生已言之詳矣余復何辭余與君相友善但知君命名之志蓋承太僕公之遺訓也

獻臣元功又承中翰君之志讀書行善保身保家以光大之總不外乎此錄中
求之可耳君有三子長獻臣名永劼候補國子監學錄次元功名永勳候補內
閣中書出嗣三朝宗名永渤諸生康熙歲次丙寅秋七月同學繆彤序

石印
精本

劉孟塗全集

每部精裝六冊
價洋一元六角

先生為姚惜抱入室弟子古文得陽湖派真傳望溪海峯之後
墜緒賴以復振其駢體文亦才雄氣盛長沙王氏取冠十家
足繼前八家之軌詩則天姿學力兩擅其長合太白眉山為一
手同時仲則船山差可抗衡自來工詩者或不工文工散體
文者或不工駢體文惟先生為能兼之書凡詩前集十卷後
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駢體文二卷都四十四卷為鄱陽陳
氏所編其全集焉

上海

漢口

松江

蘇州

掃葉山房全啓

序

畜德錄者席舍人文輿之所輯也舍人之子獻臣請序於余余惟聖人傳易獨於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大畜之象天在山中天者天理也山者正而不遷之義也人能念念止乎天理言言止乎天理事事正乎天理而德之所造純矣人莫非天之所生則莫不得天之理以為德德固其所素具而又必資前言往行以畜之者天固全授於人而人不無虧損於是觀法乎古人夫古人之言行莫非天理之所著見古今事遇或有不同而不能不同乎言行言行或有不同而不能不同乎天理則非古人言行而即吾之言行非古人天理而即吾之天理也况夫古之聖賢德無不具而以位各不齊故其致於用者或有未盡乃幸生古人之後旁搜博覽竝納兼收則將來吾所見之用者即未知何若而德之積於中則已無不周此畜德之說也余讀舍人是書蓋悉述古人嘉言懿行自心性之精微以及事為之廣大家庭之切近以及四海九州之疎遠其理率已該具可謂識周而量宏思密而志勤矣惜也年僅踰強仕而沒此蓋其未成之書抑余聞之舍人同里金君天立謂舍人非直言之誠能行之

素多病嘗親床箒所以得仕不仕而樂善好施凡親舊里黨人之貧乏事之艱
訕物之癘墜罔不履其意慮為之振贍修舉允本至性以敦孝友大節其事有
非人情所易能者金君醇慤不苟語而言若是是舍人所得於前言往行者渥
矣使非天限之年則是書所收攬者既益備而其植德於身與世詎不更益優
厚是誠可惜也然舍人之尊人太僕已有格言類編之著今舍人又輜是書獻
臣又亟為表章授梓蓋可謂有世德而獻臣所以繼先人之志者方未有量若
世之讀是書者正無徒以是覘席氏之齊美而前言往行展卷具在務於此求
盡已所得乎天之理而動靜云為無弗正是如山之不遷焉則庶幾不失先聖
傳易之意云爾

崑山朱用純謨併書

後序

文輿舞象從余余為指點作小題法輒能領會其故兄文育志雖苦而不逮也
尊甫甯侯先生思誘進之以圖之多寡為賞之厚薄文輿得賞每多已而乞勿
為曰吾內慚耳性能彊識少所讀書終身不忘他凡一事一言一邂逅一酒令
十數年後一一能追述其曲折遇大事立斷頗機警亦耐煩劇句股會計之細
能得其經緯所在版帳貯篋中日必抽一二朱墨之間一摘發皆中肯綮以故
才能者樂效用家亦稍能搢拄云面哲髮如漆雙眸有神善病喜飲酒不能強
飯以人羨為穀食曾致祝如亨學靜功他習者尚如死灰文輿已通關舞蹈矣
祝曰此骨節空靈之故道友黃懋昭知其不克永年勸令創一利益事爰有倡
導紡織之舉初輿從父惕庵公同行其主者厭苦中輟文輿獨不倦曰吾所出
雖不貴然功成則一山之惠也諸利益事以此為鉅庚申春飢民萬眾屈指富
室幾姓揭于路某日集某家勢洵獨不列文輿家曰其活我之事多矣然文
輿不待叩而輒歌誦而去不類他家之囂幸而二麥旋豐不然文輿必不
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他為善多類此故山中倚為冬日四方游賓望門投止他

家未免撐拒獨文與應之早皆激歎曰此窮途之津梁先是甯侯先生曾著格言類編平生所行利益事皆出其中文與實為手澤又以日所見聞有類于是者亦附麗之于是益蒐討理學經濟等書他人厭棄不之觀文與獨喜甚書賈塵封不售者悉歸焉病中繙閱觸目動心仰而思待旦而行如古人以晝所為告天又如以黑白圈記功過久而益有得刪煩取精不厭再四蓋皆出于己之所行故覺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余自遷居武山稍愒瀾既而復故處文與數以牛腰卷軸已閱未閱者趣余勘校余因得漁獵其中深嘆文與採取之善往往為之聳然起立或渙然水釋余生平喜閱稗官稗說及讀此書便覺吐棄一切過文輿榻前談及此意亦笑以為然文與又云大椎出老姚江良知吾既未能參其奧何敢置擬議所取惟布帛菽粟之言寔寔有益于身心者自恨資淺力弱見之行事未及十之二三當壽之梨棗與凡有志者勉進聖賢之路勿為禽獸之歸庶不負古人嘉言懿行之昭重也又云吾歷年心血盡在此書集成當名曰畜德錄以繼先君類編之後死無憾矣没前十日猶把玩不釋手其倦倦于是書若此文輿没余有詩哭之曰維桑星落死斯人四十三年病裏身能

博學鴻詞
第一名

彭羨門全集

裝訂十冊
價銀三元

彭羨門先生孫適海鹽名士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之首
名震四方著有松桂堂全集已採入四庫全書又延露
詞三卷王漁洋尤西堂諸大名家均有評贊况此書向來
只有舊本今人懸金無由購買而海內績學之士紛紛亟購
小辨實無應付故將原本付諸石印以公同好購者從速
遲恐不及

上海

漢口

松江

蘇州

掃葉山房全啓

畜德錄目次

卷一

立志

卷二

為學

卷三

為學

讀書

卷四

省克

卷五

省克

家制

卷六

家制

孝友

勤儉

卷七

勤儉
治官

卷八

治官

卷九

康濟

卷十

忠誠

卷十一

處世

卷十二

厚德

卷十三

度量

卷十四

名節

卷十五

智識

卷十六

義命

卷十七

勸戒

卷十八

養生

卷十九

女範

卷二十

雜識

閒適

清朝文錄

卷之九
價廉の元

婁縣魏春木先生嘗受業於桐城惜抱氏。既聞緒論，學有本原。惜抱有古之辭類纂之刻，上自兩漢，下至本朝，天下翕然稱爲正宗。春木先生稟其師傳，選清朝文錄一編，分類十七，爲卷八十有二，爲文一千三百餘首。復經彭甘亭、王惕甫、姚石甫、梅伯長諸先生討論校讐，故風行於士學者，莫不奉爲圭臬。本坊覓得精本，付諸石印。自庚子發行以來，重印三次，罕徑售罄。而各省學堂擬定者，尚紛至沓來，非再重印萬部，爲慰海內孺子之士，保寓保存國粹之意。

上海

漢口

松江

蘇州

掃葉山房全啓

蓄德錄卷一

洞庭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立志

晉虞溥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樊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
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
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
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
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丹青亦是一染之後。不復更染。故夫安得渝。夫工人之染。
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
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

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馮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

此則明於聖學之言

或問晦翁先生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

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心之所為志標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

念不忘工夫自進念念不忘纔是立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竝立而為三

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

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

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

標準纔讓第一等人與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堯舜

盡得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最要得此意味

人道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是因循荒廢了到此便自然念

陸象山先生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人

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程子謂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千古乃援筆書

為聖為賢只此一語更無不了之義

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陳白沙先生自策詩曰。聖賢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

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

獨往二字須體認。正所謂雖無文王猶

貌哉。聖與賢

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

日。駕魯陽戈。正揮。

二者。不是人。生究竟。所在。

認此為

學古今

同一大

夢

人所得光陰有幾。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竝活而已哉。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為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未嘗乏人。要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吳康齋先生曰。事必有志而後可成。志必加勵而後不怠。蓋志乃心所向。而勵則自強之謂也。農之於耕。工之於藝。商之於貨。莫不皆然。況士之為學乎。世之志於學者。學藝早暮。不可謂不勤也。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而已。志雖益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是則非聖賢志學之旨矣。聖

古人深
自責勵
如此

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毋期其近效。毋欲其速成。此二語非俗學之為害。乃異學之為害。不可不慎。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豈殊途也。予年弱冠。賦屬志詩曰。夙興夜寐。孳孳惟義。矢願成人。毋安暴棄。當是時。於聖賢為學之方。頗得其萬一。而自謂古人有不難到者。不意多病。侵凌與事乖迥。而志益荒。碌碌於眾人之中。倏忽十更寒暑。此心一靈。或只感於中夜。或發憤於窮途。日時既往。悼道無成。昔者之志。回視如夢。其悲歎之極。蓋無復有意生於世也。此無他。志不加勵之過也。

先生與章士言訓導書曰。去年辱贈言。引堯舜周公孔子為我標的。而期我造焉。噫。此大賢所宜希者。豈區區小子所敢妄意。僕竊常觀古人。道德著於一身。而事業光於千古者。豈無其由。不自小其量。而用心純也。所謂全體至極也。用心純。此所謂純亦不已也。全體不息。此所謂全體至極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立志便要。以聖人為的。足下之云。蓋以廓我之量。而純我之心。輔仁之功。一何大也。夫聖至於堯舜周公孔子。無以復加矣。而其量

世人都
犯此病

豈自足而心豈少息哉。後之英雄之士。卓然特立者。其量蓋期於堯舜周公。孔子而其心亦以堯舜周公孔子之心為心。一念慮一動作。數聖人常在目前。道德視數聖人為未克。事業視數聖人為未大。用力孜孜而不足。量詎容小。而心敢不純哉。故能卒有所就。降及其次。則以先進大賢自期。而用力於德。行事業者。亦無不至。而亦各得其效。夫期於聖人。雖未至。不失為大賢。期於大賢。雖未至。不失為賢者。世俗見其磊磊落落。以自表見於後者。乃謂天生非勉可至。語古人則置之度外。語時人則曰某吾過之。某猶吾也。某雖過我。猶不能甚。凡百一以時人自局。靡然以古人為難企。而毅然安於小藝之易成。不弘其量。而雜用其心。小有所得。志驕氣盈。以為人生所事。止於如此。嗚呼。此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而今人之所以為今人也。與僕雖不敢當足下之所期。亦不敢不以習俗為戒。而奮志乎古之大賢也。犬馬之年。三十有一矣。六歲入小學。七歲而學對句。十有六歲而學詩賦。十有八歲而習舉子業。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觀周程張邵諸君子出處大槩。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於是盡改平日所習。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為心。而自學焉。

學之累歲而行與時違。或以為古而不達時宜。或以為迂而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僕雖不敢盡忘初志。亦不能不少徇於時。循時之心日深。而初志日懈。兼以疾病相纏。居恒感然不悅。茫然無措。感今懷古於風晨月夕。蓋有不勝其愁歎者矣。今年自春初。專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而精神稍益。沉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豈獨古而不達時宜。豈真迂而濶於事情。豈誠僻而且怪。向之坎壈齟齬於十年之間者。於聖賢之道。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天下無不近人情之時。議豈欺我哉。賴天之靈。祖宗之澤。父兄師友之教。今得少有所持循以進。何其幸也。然日月逝矣。少壯不再。過時之失。不無憾焉。

王陽明先生年十一。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為第一事。第一事其為聖賢乎。

先生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隋。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

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人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羣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自沮。而或以懈。此就有世人大都曠廢暴憤。并此三境而不知也。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鄒東廓先生曰。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為志。言人以聖為志。而纔說第二等。便以為自棄。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污乎。或博通今古為文章。或忠信原慤。不為不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許敬庵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精神命脈。只在志學一言。學而

二語包
舉甚全
立志當
如此

不厭聖人之所以為聖也。知學而趨之者賢。不知學而棄之者愚。非聖自聖。賢自賢。愚自愚也。天性在人。萬理咸備。無不可學而能。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何為甘於暴棄而不學。蚤夜以思。幡然覺悟。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希天孰能禦之。其或不然。苟安流俗之陋。醉生夢死。無可語處。故志學作聖之第一義也。

鄒南臯先生曰。丈夫生世間。具耳目口鼻之形。所以異於物者。以有此學耳。學莫先於立志。千古聖人。俱是一箇肉身漢子。只是志不肯作。凡夫單刀匹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語云。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詩文伎倆。古人尚且辦如許勇志。奈何為身心性。吾以為不至聖死不休也。

黃我素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古之聖賢。人已兼成。窮達一致。莫不權輿於此。故志其事而無成者。吾未之見也。不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譬發千鈞之弩。由於一機。行萬石之舟。操於一舵。

王塘南先生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學者

古之教
人如是
此最吃
緊事

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願。然後能量包宇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滿此志願。則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愆違。若不如。此是修。便滿。是虛志。也不相干。腔側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缺。乃為盡性之是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宋王沂國公曾。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伊川先生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嚮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晦庵先生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此病直入膏肓。

如何。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寔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張南軒先生曰。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道。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道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躓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甯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甯。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良心便是與天地相周流之體。

象山先生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良可哀也。

人要有大志。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

凡讀書
最要認
此四字

纔是
能辨

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明明道理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國家亦何利有此等。人而科舉之耶。可歎。從事其間。更盛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為之痛心疾首。專主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

今人立
志那見
如此

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真西山先生曰。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趣。無遠弗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眾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

祭識擴
充只此
而已

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蠱賊也。蠱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而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與。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寔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寔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寔則物也。豈不甚可恥乎。昔顏淵。蘧公。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

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豈惟當時千萬世同志皆當即此切磋。

或問陽明先生曰。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寔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為聲利牽纏。甘心為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寔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干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其中寔亦不能無累。希聖希賢。若究其極。仍有一分在道。徇人在。因歎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

英雄漢

鄒東廓先生曰。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

此非可
強而致
真是其
志非常

閔何常無功名。何常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墮間醉飽。祇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君子好學工夫。却先從求飽求安說。此正聖門辨志之學。秉彝之良。孰不欲敏事。做箇孝弟人。孰不欲慎言。做箇忠信人。孰不欲親師取友。做箇道義人。只被求飽求安念頭壞了一生。故士而懷居。與恥惡衣惡食。直斥以未足與議。

塵諸門牆之外。晦翁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一幅。正是吾儕對證良劑。

聖門之學。只是去利懷義。一切俗情世味皆利也。學問中再未不得。合下便須剖判得清。掃除得淨。故夫子於故事慎言。章先說箇無求安飽。於無違仁。章先說箇富貴貧賤不處不去。直恁斬截。而孟子小體大體。天爵人爵之辨。亦直恁懇切。

羅念庵先生廷試第一。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念庵頭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黃洛村何善山。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先生南軒書院記曰。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常為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偽。是小人之不可為。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

即無此
遭逢也
須從這
路去

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為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於偽。是君子之不可不為。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此喜此怒非有所為而為者。便是本體。只須於此認得真切。便剷定脚根。硬上前去。便是聖學。知小人之不可為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悠悠浪浪。乍明乍暗。乍通乍塞。大聖仁人。亦無奈爾何。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

此段最善提
擬人之本心

四明鄧西張先生訓子曰。汝兄弟須去靜處細思一番。細思兩字。不可等閒看過。須是徹骨徹髓。徹始徹終。窮究過來。使此心靈。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生長衣冠之族。遭逢太平之世。肢體俱無虧缺。田宅稍有憑依。各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這皆是天地父母莫大之恩。將何事酬報萬一。只有卓然立志。努力向前。必要做箇頂天立地好人。如飢之求飽。行之赴家。腹不飽。家不至。決不肯休歇。始得要。做好人。又不可在外面裝飾。須從心地上用功。忠信所進德。朝朝暮暮。操存此心。與牧牛人相似。時時顧諟。不令放逸。即如一家之中。須是家主惺惺靈靈。整

可畏

緊要關
頭只在
此處

整肅肅端坐堂上。不容閒雜人入門。方成箇家當。心為一身之主。常存不舍。則一切物欲。烏得而引之。日積月累。庶幾心地光明。動作中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切不可當始得成箇好人。生死受用。皆在於此。誰算到雙時節。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為。皆是賊作主。邪僻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為長欲導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與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不細思。那見得如此透徹。故欲從中起者。其根在內。時時不覺發生。拔除最難。欲自外感者。一照可以驅却。用力稍易。然人氣質不同。各有一種欲處。偏重須自己照察。不要瞞昧。從重處用力消磨。則輕者易矣。亦不可以輕而放過也。試觀人身受病。各有不同。或病心。或病肺。或病肝胆。或病脾胃。既有是病。須從這病上求醫藥治。身始得安。若病根既深。不加治療。則元氣銷鑠。而大命傾矣。大命將絕。而悔心始萌。何益之有。從前不細思。後來悔何及。可不畏哉。今人護過者多。只是欲做好人之志。不立與護病者一般。喪厥身心。均為天地父母之罪人。思之至此。令人毛豎。慎之哉。慎之哉。

守謹宣訓曰。兒童七八歲已上。出就外傳。此時知識初開。便要先正其本。本有

二曰遜志。曰辨志。何謂遜志。溫恭遜順。虛以受人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是也。何謂辨志。辨別志向。趨止有定也。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是也。志不遜。

則舉止自由。習成驕惰。何能受教。必教之和顏色。順辭令。下視柔心。恭敬聽。

順。與之言則唯諾。惟謹。教之事則佩服必行。示之課程則俛俛循循。逐時完。

辨。有所督責。則內自省悔。無生異議。或檢責有悞。不可便自分解。隱忍順受。

俟後可言。則從容言之。凡職分所當為。雖卑賤如子路負米。子貢埋狗。陶淵

明之子與門人為之。蓋與之類。無不安意為之。是能遜志。此最要者。有子弟

諦聽先儒。謂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正此志不辨。則取舍之極不定。邪說異道

意也。即聖人闢黨童子之教。亦不出此。得而惑之。何由向往。必引類分別。明示趨向。何者為道德而當先。何者為聖

賢而當法。何者為文藝而為今之所習。何者為富貴而為時之所趨。如孝弟

廉節。恭謹敦朴。誠直尚義。則為君子。而是皆聖賢道德。在所當為。柔媚頗僻。

陰險詭詐。肆慢無禮。則為小人。而縱使富貴利達。不為苟得。天地間。惟道德

為至尊至貴。為必可恃。能信得及。堯舜所以放勳重華。周孔所以安身立命。

何等
自在

皆不外此。吾欲為君子，必以道德為先，以聖賢為法。志於道而富貴功名無以尚之，志於聖而智能才藝無以尚之。道誠有得，則真樂在我，而窮通得喪無不自得焉。是能辨志。志遜則日見其不足，而虛心以受天下之善。志辯則他岐不足以惑之，而知幾以成天下之務。豈非初學所最先者哉。

郭青螺學政曰：士知學而立志，當無有能奪之者。乍志乍奪，乍奪乍志，則沉於所習，不克自振耳。習散久矣，甯獨蜀乎哉。受書幾何，則芥視青紫，稍知搦管，即奴婢屈宋，矜激意氣，則鄙鄉里之老成，為枯鈍。美艷聲勢，則結當路之子弟，為黨與。囑託公事，而凌轢有司；起滅詞訟，而比伍隸卒。縱擄捕為高致，狎娼優為逸具。搖筆端以造歌謠，而撼官府；碎舌鋒以道長短，而中善類。私委巷，則鄉賢鄉飲舉及匪人；圖舖餒，則名宦節孝。槩揚惡德，青蓋翩翩，殊非布衣之義。高冠莪莪，大犯不衷之戒。未常檢括，則自文曰負俗之累，稍有操持，則共誓曰世故未諳，甚之白衣者，鑽刺以圖青衿。枵腹者，妄冒而覲米廩。士習若此，而欲望其出而高亮，行而準繩，為一世之真儒，為朝廷之忠臣，必無之矣。夫習始乎一人，卒乎百和而莫之止也。類侔則名氣同，則合聲比，則應。

豈可
不慎

紫衣化齊長纓變鄒猶影逐形而莫知所自來故曰習眾人莫覺其非賢者有所不免故習易染也染於習則奪於志有真志不為習奪者即文稍不麗美德可旌脫與時俛仰從俗浮沉降心同波易志趨惡雖有高文吾不欲觀之矣

此非所以待世然下達之易莫知底止先賢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是要人知此而於分頭處着力非却示人以臨深為高也

李緝敬曰心切匡時何地非安危之所繫志存衛道何在有升沉之可言

陸道威曰人多以銳志功名為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箇千桀敵屣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不學聖賢即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一箇人物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夤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為恥曰吾為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漸裁

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為志於富貴者。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自知所處。

後世誤以科名為功名。須此辨晰。

或問程子。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橫渠先生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黃魯直曰。樊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翼。葷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战。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惟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翼。又何難哉。古之言。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秦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此良將却非三軍所能集。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也。而况市井之鷩。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通求。豈有執戈而禦者乎。

謝上蔡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或言在家滾滾。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朱子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象山先生正從此學問益進。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

有幾箇三五年耶。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許魯齋先生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

從之。

薛敬軒先生曰。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猶不可奪。况君子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須看常存一有所爭。全在幾微。涓涓不絕。便成江河。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是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臨白刃。若從能擇能守來。便是中庸。不然。不過功名氣節耳。

王陽明先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鄒東廓先生曰。學者所患。在志向不專。不在才力不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

志之不
立只坐
此病

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語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

學者果有真切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點檢未及。猶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因循。多少容隱。縱強加修飾。終未得為寡過。故聖學以慎

獨為穀率。

能慎獨便不容毫忽因循容隱

聽教猛省。退處清奪。此是功夫之病。然病源却在志向不真。古人戰兢知免。履水臨淵。直是以仁為己任。故事親從兄。和鄉睦族。無往非戰兢流行。誰得而清奪之。須從志上洗刷。乃免暴棄。

志向不真。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寔。故聖學以忠信為主。主者安身

立命。須臾不可違也。

先輩如此體認聖賢言語其力行可知

須臾不違。自成自慎。方是善念常

存。方能庸德無不信。庸言無不謹。其遇忿必懲。遇慾必窒。遇懈怠必改。若無忠信之志。逐隊而遊。虛廢光陰。不免自誤一生。

歐陽南野曰。近世士大夫。雖名為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露面。不肯直下承當。此其中盡是趨避私意。亦何所進也。顧瞻世情。只是信道不篤。故僕常謂為小人而有志。

憚則不能為真小人。此忌憚是忌憚義理為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君子。此忌憚

情世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為發憤。以談說為問辨。以億度為思睿。以把捉為躬行。與真志作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是。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寔。則亦無復可言。

鄧定宇先生曰。古人之於志也。皆立之一旦。守之終身。竭精神而求。是故所為而成。今之學者。能如彼耶。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忿激而自省。忿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見利則爭。見害則畔。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夫行者。或志百里。或志五十里。雖不甚遠。然皆行矣。今吾有萬里之志。不備舟車。不積糗糧。而徒坐謀所適。且能五十里。百里至哉。則終不離戶庭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此之謂也。余常自驗焉。方其困心衡慮也。悔前日之不學。謂自今吾將學矣。及事往。乃晏然復怠。夫其怠也。向之困衡者至矣。則又悔。於是。是有禽獸之羞。有悖棄之戒。視向悔且倍。夫悔而再也。已備嘗不學之苦。余

一悔
再悔

又悔

亦自信以為必學。必不如前之急矣。及事往則又怠。怠而又悔。悔而又怠。亦烏在其為志也。至此則以悔為常。正恐未必倍於前悔。而且減於前悔。後所不復為先正曰。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其他。則庶乎其皆立志乎。此予之日有孳孳而未逮者也。鄒南阜先生曰。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鉄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逸叟王紀曰。吾輩當眾論搖奪之時。能硬起脊梁。立定腳根。以淑世覺人為己任。出則為蒼生之霖雨。處則為學者之斗山。此正大丈夫。以百年為千秋者也。不然。躋盛時。操名器。徒快一時之富貴。與草木同腐。如入寶山空手回。甚足惜矣。

王少湖先生曰。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已誠是矣。雖眾皆非之。無傷也。若夫志於古而畏譏於今。遂俯而從之。所謂豪傑之士乎。夫不畏得罪於聖賢。而畏得罪於流俗。亦多見其不智也。白沙先生所以謂男兒須獨往也。

陳幾亭戒子曰。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為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

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專精。延緩優游。二十年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

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不肖立志必藉口自解云爾。學者犯此二病最深。先生提揭此二病亦最痛切。

呂叔簡曰：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徒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以悔為堅確奮揚勇猛之創始，則可以悔為不堅確不奮揚不勇猛之究竟，則何用。

義所當為，力所能為，心欲有為，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此等病習而不覺，痛人皆

陸道威曰：象山先生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徑。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志於聖人之道。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稟清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少。是已為氣質拘蔽了也。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都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畜德錄卷一

畜德錄卷二

洞庭席啓圖文興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為學

程明道先生曰。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豈不自足。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

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但須為己。便能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只須

喪己。便己。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乎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非至明不能察其幾。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出處語默必如是。久而勿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間。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異者自異。同者自同。

楊龜山先生曰。夫為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以異于飢渴也。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學聖賢之所為。須是問聖賢所得之道。問道纔大本立。而達道行。不拘拘為一節之七。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慇懃。不為非

言德錄 卷二
義之事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慤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晦翁先生答李伯諫曰。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寔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豈容於日用顯然外。別置一己。別置一己。便是私與心性全不相干。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乃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

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寔。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陳膚仲曰。未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

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

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

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此正所謂動時不

靜時不得力。動時無工夫也。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

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各得其理而已。靜固靜動亦靜。纔是真涵養。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

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的便是道心。不是的便是人心。

大凡學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

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

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墊得起。孟子養氣且在集義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郊子。蓋是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觀此則以道問學為支離而開口說箇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羅景綸曰。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方。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

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子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此即禮運人情為田之說在聖王則須治人情之田在人良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則各自治方寸之地。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之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惰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鋤法也。優游而饜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掘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寔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寔穎寔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忌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生。植忌種常易於蔓延。其或認楸棘為美楨。認稊稗為良苗。則忌種日見猥大而嘉

種微矣。噫嘻。可懼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薛敬軒先生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為其事。自然識其真。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寔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吳草廬先生曰。格物者。覺夢之闡。誠意者。人獸之闡。寔悟為格。寔踐為誠。物既格者。醒夢為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為人。否則雖列人群。

亦歎也。

誰能不言下。陡然只是過而不有如何如何。

胡敬齋先生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寔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

無別物。

是源頭語。

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居敬窮理本一事。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

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

之最寔。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功夫。根本

學問。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認。

讀聖賢書者。須細諦着。

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

只是我未曾寔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為學之大法也。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

以魯得之。是理會得透徹。守得牢固。

陳白沙先生曰。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

言 卷二 五
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鄒東廓先生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為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為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忤。而可以為人。一有虧損。已自得罪於天。而况乎斷喪而無忌。則雖頽然鬚眉。而反為虎狼蜂蟻。鴻雁睢鳩之罪人矣。鈞人之形也。則鈞人之性也。而至於為虎狼蜂蟻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求無忤於人而已矣。昔者聖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是聖人之學可考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

者學此也。習者習此也。聖人之學，不過復性，而全其仁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為消長者也。無兩盛之勢。故君子戒慎恐懼之志，由聞以至於不聞，由見以至於不見，由言以至於不言，由動以至於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夫是之謂善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辭章者華矣。而於道顧背馳焉。則學之蠹也。况乎竊孝弟忠信之成說，以為利祿之媒，偃然播其惡於眾，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

薛方山先生曰：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豈其所欲與人殊哉。蓋寔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在。故其心之所之，惟日不足，甚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那得有暇及於安飽。夫其所志若此，使其徒務高遠，涉於元虛，遺落世事，而肆言無忌，則漫無歸著，亦何益於身心。何補於民物。此皆須一一細心體認，故必敏於所事，而合當做者，便直前做去，慎於所言，不但不可順口讀去。不當言者不言，而當言者亦有斟酌。夫敏事則身體力行，纔是腳踏寔地。慎言則精神收斂，方自有默識會通處。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

必自家見得便是。又必於有道者而就正之。以決吾所造之是與不是。不是則務求其是。而是則益加勉焉。如此乃可謂之好學。然就正有道。亦須是自做工夫。見得頭腦有了根本。真有求益之心。一聞有道者之言。便觸處感通。自然相入。若工夫未熟。見人汎然發問。臨時湊合。亦不濟事。若自己全不曾用著工夫。不知所學者何事。或專認科舉之業。便是學問。更不在自己身心上尋討。則雖有道者日強聒之。不以為迂。則以為妄。甚至戲侮訛笑。亦或有之。若是者可謂之學乎。又可謂之好學乎。也。未必未聽強聒。惟有聞風戲訛。詆訶語。不知鳶飛魚躍。猶在道中。而必欲外乎此。則自為何物耶。

少湖王先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年十四。誦四箴。歎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神理為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其糟粕也。

先生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

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
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眾人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
甚相狎者無輕藐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
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
無其事而已。直不起分毫念頭是甚境界是甚自在。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
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須如此纔得根株盡拔不復更生枝葉。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
貴無間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
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
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然
足以逸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
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達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或問夫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己者而獨其好學不如己焉敢問夫子所
好之學。又有出於忠信之外者乎。少湖先生曰善哉此問也。古之人蓋以忠
信為學也。忠信即誠也。即帝降之衷也。此是解一部中庸不外求誠。帝降本無不誠而人

失之者甚衆。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至於誠者。誠即完其帝降之衷矣。即道矣。即天矣。而可易視乎哉。夫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慎。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至夫子時。此學浸已不明。故有以讀書為學。如子路所譏者。又有傳經為學。如子夏者。以多聞多見為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為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為學。以穎悟多寡為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答與回。孰愈之問者。蓋紛如也。此亦未始非學。但須以忠信為主。而孰知其皆非古人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于充其忠信之實。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故夫子特發明之。而孰意後之學者。至今猶弗悟也。聖學之不明。一至于此。然則學者所謂學。將何學乎。不得其學。雖終身從事焉。如耕石田。將何穫乎。是誠可悲也已。夫降衷為吾人之恒性。根於固有。無弗厚者。故雖十室小邑。亦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矣。顧形生神發之後。日薄日漓。故忠者漸以不忠矣。信者漸以不信矣。苟非戒懼顧諟之功。無須臾之間。其何以完之。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其間正有事在。博文約禮是也。此之謂好也。即如孝弟稟於性之良。乃不學不慮。而自能自知者。

所謂恒性之厚也。顧自知好色。以至有妻子事君。其慕親之性。屢遷而屢淡矣。此書所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者也。苟非兢業精一如舜。其孰能終身慕父母乎。大舜聖由性生。而猶不忘好學如此。而况下此。顧欲不好學。而自克完其天性乎。此孔子所以惓惓于好學。而且以此自任之外。獨推顏氏一人。則學之不可以已可知矣。而豈知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真。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知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索隱行怪。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為之累。君子所以不悔。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于誠乎。故夫子又每每有衣錦尚絅。人不知而不愠。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焉。蓋必如此。乃為真好學也。而意益懇至矣。

高景逸先生曰。程明道先生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要好時。自家身心早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只須一想人之所在此。便可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

去了。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委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尊壽。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梁。吾性自有文綉。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為抑亦有畏而不敢為。恥而不忍。為者矣。

被珍衣。鼓琴。二女果。聖人原未嘗却他。只是精神不在乎此。惟其精神不在乎此。故可以飯糗茹草。亦可以被珍鼓琴。總若浮雲。

顧涇陽曰。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為聖為賢。至於與天地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為愚為不肖。至於違禽獸不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而良之。况乎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親敬長。日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

見分毫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為熟。轉熟為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安
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
志者願細參之。

孟子於此原下兩箇所字。須體玩。聖人無所不知。總是良知。無所不能。總是良能。若常人則於氣拘物蔽之餘。良知良能。持不泯滅耳。孟子言此。正欲人於所不慮。所不學者。體認其所已然而即務勉。夫慮而知學。而能者。益擴其所未然。要皆以全其本然之體。而進幾乎聖也。

王材曰。孟子言良知良能。蓋舉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性之善。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任吾知。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在聖人則有然者。然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必言於志。學有立。不感知命耳。順之後。堯舜之聖。未嘗敢以良知自信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之人。姓而教。既生而教。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保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而其學者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者。豈敢謂即悟皆真。而有所觀察。即為外馳。有所持循。即為義襲耶。誠有志乎聖人之學。則擇善固執。克己復禮。循循勉勉。自不敢有一毫忽易於其間。要知此全是良知用事。不如此。即不克保持擴充其良知矣。若欲速。若偷惰。以是而曰。我從事於

良知之學。則孟子之意荒矣。

陳幾亭曰。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慎言敏行。本足以畢為人之事。聖賢之說。不覩不聞。說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為何。正為言行之本在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只就言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慎敏在何處。即言言而慎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無誤。是無本之學也。用力一生。終非知道。惟觀於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覩不聞。所謂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行可盡善矣。此方是不離工夫。方是有本學問。惟言行所以經綸天下。唯養於未發。所以善其言行。中非天下之大本。而何。後世歸重悟門。固是。但謂君子以為君子。自在心曲。言行不足以盡人。於是人倫日用。辞受出處之間。種種疎悖。而偃然自以為知道。道而不足以貫言行。何貴於道。知道而不足以善言行。何貴於知。此驚高遠譬之源。澄而流自潔。若流果不必潔。則澄源之力何為。表正而影自隨。若影果不必隨。則表正之功何用。古人合外內。而今外內截然。道不可須臾離。而悟者願離之。畢世矣。講道而不重躬行。其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迷者以此了當一生。

自入於禽獸而不覺聞其說者喜其寬便又相牽而從之空談悟機殺人甚於斤斧至哉斯言

程子曰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朱晦菴先生信州鉉山縣學記曰子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廣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姻任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以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不偏於行知致而行益力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才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于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

寔。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築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古今同慨。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

靜江府學記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

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寔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寔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願遂以學

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寔。于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讀先生兩記。天德聖學。王道吏治。人才世風。一以貫之。道理本如是。學問安得不如是。其亦可與起也夫。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以有益也。

古人做了小學工夫。根基已固。後來從事大學。易于為力。今人廢了小學。全沒把捉切須。將此段體認。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亡之故。

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寔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寔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寔禮。自足以事長。知必寔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寔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道

進矣。

責人之心。皆私心也。皆已見也。皆客氣也。故最害道。

畜德錄卷三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為學

程明道先生曰。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能着力便得力。然此特就着力處見得。先儒所謂以致自考。非馳心於計功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薛千仞謂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

日長否則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難為事。

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

其德。而增人之怨。故事事物物無非寔理。故無往而可以不誠。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

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此就誠之
者說若論

寔理本
然具足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云。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寔。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寔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先生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之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不勉其所不能。自
然嫉人而諱己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學者須是務寔。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

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是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誠者人之所以自成。故偽則大本已失。

朱晦翁先生答陳仲膚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

亦只此便是用功處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

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變化氣質全在日用常行處。若力

得病痛。道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

處矣。又曰。須脫去排遣。便被這私念糾纏不過。

答周舜弼曰。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

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默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加持守。是謂庶幾動靜

如一耳。

學者最怕因循。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先儒做工夫。直恁勇猛。若如後人。正所謂初一一篙。月半一篙。不惟無上水理。正恐趁下流。如歇耳。

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自去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

深是一日。一日分曉是一日。一日簡易是一日。只是要熟。即先生所謂每事

陸象山先生曰。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意

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

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

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聖

原不曾專以讀書為學。便是讀書也。總歸到隨處盡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

者。何垣曰。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

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薛敬軒先生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皆有著落處。若見

理雖明。而不一一履踐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

於狂也。

所以志於道。必要據於德。依

仁亦只是據德。熟上前去。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葯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未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葯。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胡敬齋先生曰。學者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若志在務名。所學雖

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得甚事。

性分真箇見得便。要功夫間斷也。

難。今人有聰明。都不會

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篇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為心害。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

吳康齋曰。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程子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是也。方始

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為學要積累也。須得二

三十年。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夕改。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

盛。真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所

守只是恒人。此無他。無遠大見識。又無積累歲月。平日激昂以為之者。特一

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眼前朋友。類此者多。其病在於心

不甯靜。無真寔知見。

真寔知見。從甯靜來。所以必要時習而悅。便進境自不能已。

故所學無味。亦是氣薄。

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夫。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輾泊卒至廢弛。若不希慕聖賢。我還甯如此學否耶。思量到此。見得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

亦住不得如此。乃自得之學也。

逝者如斯。天地間何者不自有不
容已處。獨奈何人却自己得過。

王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先生有一屬官。因久聽先生之講學。問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常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恣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繁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窮治己私。是格物。第一切簿書訟

獄之間。無非寔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著空。

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所有未至者為聖賢之
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

或問上智與下愚。如何不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鄒東郭曰。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得力處與受病處。便不相離。故謹朴者多不
振拔。而爽敏者多不鎮定。須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

緒山先生曰。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為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
中矣。要人為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
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
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
也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為釋子道流。然釋
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
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則亦學外無事。事外無學。

羅念菴曰。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為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其為心也。於善未始不欣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姑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以善為不足。為而復肆然。敢於為惡也。生於其心。而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謂為大患。何也。欣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為之不力也。為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甯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恥惡得矣。然不免于悠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甯不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佛然之機。即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為之主。而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為大患矣乎。

是乃勢所必至。不日進。則日退。朱子所以謂如撐上水。篙子路所以聞斯行之也。

教英曰。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孔子大聖。恂恂似不能言。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乃唯一貫。

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鋸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鄒南皋先生曰：吾道於忙處辱處難處能鎮靜寬裕此即入道之門。

祝無功曰：孝子愛日志士惜陰吾輩聰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

夫為人說閒話管閒事人都在此過日可歎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勤苦力學以

幾有成庶無忝所生耳。

呂叔簡曰：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學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能之名而自棄于不知不能之寔豈欲求勝于聖人也歟。噫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荐舉不能有所建樹仕途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是確寔心腸真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真味者。

事事有寔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

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身不修。而惴惴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自家不好處便了。即是為善去惡。

洪自誠菜根譚曰。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更發明得仔細。

胡五峰曰。能攻人寔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寔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寔病。我能受人寔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攻人寔病者之火類由于不受人寔攻夫苟好善則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何垣曰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

正要於不相安處覺他趣味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

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正要于相親好處猛省回頭故美味多生疾疢藥

石可保長年

王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耳氣質之難變以客氣為患不能

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于凶頑鄙俗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

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為患

耳今之學藝者有師舉業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肖從師夫技藝不

習不過無養生之術舉業不習不過無進身之階耳己之性分有所障蔽是

不得為人矣人顧明此而暗彼何哉

客氣消磨一分天性透露一分客氣消磨得盡便是盡性工夫

呂叔簡曰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

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騶虞之

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芬。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淄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貞白。竹之內虛外直。圖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長短。筮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隨處皆師便
隨處皆寔學

讀書

伊川先生與方元象手帖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

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要知道不是經之道亦不是聖人之道是吾之道既是吾之道如何又向聖經云求日譬如吾有寶馬不知遺在何處聖人特以經指示吾向那一處那條路去尋覓耳。

文天瑞先生曰。子靜每云堯舜以前何書可讀。元晦之楯柄可為一喙。夫書不但是文字。自有生民。格言嘉行。未嘗不流傳於父老之口。雖未有此等文字。亦何嘗不種種即具。即如天地日月父子兄弟之稱。豈必有天地日月父子兄弟等字畫。始有此稱說。始有此議論。伏羲氏前亦自有前言往行之可識。自相與傳而述之。是亦不可不謂之書。如今之老翁嫗亦豈曾識字。而口中極有格言。詎可謂古人全無誦法耶。其教人欲先發明其本心。只單提本心二字。曲為開說。其所開說。又安能出於六經之外。我日日以口舌喻之。何如使之披冊子之為便。即如我去發明他。便已落於文字邊。聽我談說。便是他已讀却我冊子。他既無獨坐自悟之理。又何必厭文字。

語言與文字有何分別。况孔子猶且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若謂六經皆我註脚。直教學者蔑視古聖。實是何學問。

伊川先生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以為己之心。而讀書者。則一面讀書。一面自己做人。自然長進。

薛敬軒先生曰。讀書當體認。如讀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謂性的在何處。讀明德親民止至善。便求三者的為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為言語文字所纏牽矣。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做工夫。雖讀盡古

今天下之書無益也。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說話。學者通患。

讀書而不能用者。今人謂之書橱。然橱以貯書。無害於橱。若讀書而不用向身心間者。不惟無用。轉恐為害於身心也。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

此即所謂體貼向身心上做工夫也。聖賢道理只一般。故知要而力久。有得自然。一一貫徹。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吳草廬先生曰。孟子而後。道學無傳。儒者惟知以記誦詞章為事。宋興。大賢輩出。覺癡指迷。學者始知天下學術。固不止於前二端之陋而已也。新安夫子訓釋四書。以惠後學。使世之學者。由是而學焉。德至渥也。今世之士。皆知尊尚其書。而樂誦之矣。曾不知四書中之所言者。果何事也。古聖賢之所學者。果何學也。嗚呼。漢唐之儒。不知讀其書。而不能行其言者。吾無責焉。已。今世之士。知讀其書矣。乃徒慕其名。以為高。而不究其寔之可用。徒知從事於口耳。而不知反之於身心。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為可行。此指慕名讀書之弊。真是枉讀了他要亦各存乎其人之立志。不亦四書之罪人也乎。

復曰。讓書曰。來書云。常肆力於四書。此可謂不枉用其力。而得學之本矣。僕雖欲言。奚言哉。豈惟僕也。雖聖賢復生。教人又豈出此。僕與足下。別後工夫。亦只此書而已。足下又云。雖能一時理會。紙上陳言。於身心竟無所裨。此語尤有意味。正好商量。蓋人患不知反求諸己。書自書。我自我。所讀之書。徒為口耳之資。則大失矣。今足下既知無益身心。則當漸向有益。早知燈是火。惟專飯熟已多時。心於此。篤信之。固守之。深好之。讀以千萬。而不計其功。磨以歲月。而不期其

效少不得功效自來若一計較便此心夾雜工夫懶弛了優柔厭厭於其中則日新之益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朱晦菴先生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胆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直是枉讀了他

薛文清先生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見識

朱晦菴先生福州學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親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物有精粗理無精粗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

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寔愈無。以逮乎古人。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人猶可謂學。此直不可謂學。蓋為人者。亦猶修其天爵。持意趣與為己者不同耳。此則并不知仁義忠信為何物。顧學既為人。則其弊必至於此。故須慎。幾。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

張南軒先生曰。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褻漫。又况平日群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誅。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語揭盡千古聖賢至意。亦揭盡千古聖賢至意。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

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不讀聖賢書。不知書。又須自己切實用。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或作或輟而可幾也。非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

薛敬軒先生曰。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說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

是又適所以為心術之病也。

心如鏡。讀書以治心。如用藥以磨鏡。若適為心病。是磨鏡而益加鏡之昏矣。恐雖至愚。不爾為也。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寔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寔用哉。

邱瓊山先生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

備舉書
之為用

亦備舉
讀書之
益

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往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為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事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厲。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

王端毅公恕。群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常言我亦垂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

輕重皆
在乎我
彼何與
焉

即文清
知要之
說

忘返。反有不如一物者矣。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智而已。欲寔四者於吾身。舍聖賢之書。則無所致其力焉。又曰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比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吾勢之力。何如耳。子歸淨掃一室。置古聖賢格言於几。事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賢者。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勢日輕。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凡親友相見。一以是忠告而善道之。此亦最吃緊事。即南軒所謂本體周流。該徧所不容已者。則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固有。吾見其相與踴躍共進於此。又何患乎人事之汨哉。勉之勉之。無怠。

胡敬齋先生曰。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是體於身。方能自得。常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王陽明先生學規曰。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

收其放心最要

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流俗庸鄙之見。惡知古人立教之意哉。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百字。常使其精神力量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樂。諷誦之際。務使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

湛甘泉先生曰。祖宗立法。欲學者讀聖經賢傳。開發其良心。存之為德行。發之為辭章。有司因其言辭。而知其所存。何有不可。故吾嘗謂德業舉業同事而異志。修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為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其業一也。顧其志何如耳。故有不易業。而可與進於聖賢之道者。科舉是也。有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科舉之業者。聖學是也。

可見德業舉業原是一貫。

大科書堂訓曰。科舉之學。合下立心。便分義利。義利便君子。小人懸絕。豈可不痛省而甘為小人之歸。且讀書以明心性。體貼此寔事。根幹枝葉花窠。自然

成就而舉業在其中。此義之謂也。若讀書徒事記誦。為舉業之資。以取科第爵祿。便是計功謀利之心。大本已失。此利之謂也。舜與跖之分。間不容髮。諸生當自猛省戒勉。

何子元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比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主。可不慎乎。

又曰。周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論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為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師友者。不苟然矣。所以為學莫先立志。志定。此處自然苟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許敬菴曰。子易象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禮樂之道。在記。聖人之是非。與奪。在春秋。傳記子史。羽翼聖經。記載往跡。皆不可廢。展卷誦讀。則上下古今。嘉言善行。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所以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鬥靡而已。學者於此。各隨分量所及。審察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之書。淺陋之文。足以賊德而損智者。勿令入吾之心目可也。

劉時卿曰。學者讀書。貴於能用。若讀書而不能。則與未常讀同。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也。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臨淮郭登詠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也乎。可慨已。世之并不肯為蠹魚者多矣。則如何。曰。總只一般。難道五六歲時。不曾就塾。讀大學論語。過來。只須在明明德。或學而時習之。一句得力。便不是蠹魚。然則讀得一卷書。與讀下萬卷書者。豈不同其得失耶。

陳子兼曰。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

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顏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因須早學。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荒置。便至廢蕪矣。然人有以坎墮。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故荀卿五十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悟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為愚耳。此雖爭在好。不好然亦由手所習。不習則諺有云。愈生愈怕。愈怕愈生。

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四明鄧西張先生訓子曰。宋龜山示學者云。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蹉蹉黃小群。毛髮忽已蒼。此詩極為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月。俱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悠蕩蕩。弄成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過一日則少一日。過一年則加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突弁。若東逝之水。焉得倒流之日乎。况年少時。正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

迫之擾。無人事酬應之煩。一心向前。誦讀最易。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國家取士。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展布。有顯揚之心。無由遂達。志在手此把科甲為階梯則可若志在科甲所謂舜跖之分間不容髮以經綸為顯二者為藉口將不知其所極此正前揚纒是顯揚以顯揚為經綸決是經綸為顯不得不以此日相程督也。况舉業與德業原是一事。所讀之書。俱是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作之文。將平日讀誦講解的融會貫通。隨題發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出。能把握要旨一一體歸身上者心則自然明白洞達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與常人裏寫出自然無非寔學則自然明白洞達。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與常人自別。論道理。則由根達枝。穩貼有據。品人物。則影鑑照形。毫髮不爽。陳古今。則按經據史。有條有倫。策時務。則酌弊達權。可常可變。可言也不可。行則勿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則勿行也。使心口相符。內外合一。其為德業孰大焉。即此通名仕籍。則平日所行所行者。原與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可與民由之也。汝輩須奮然立志。抵死向前。若大敵相加。寸步莫退。大者將室家之事。掃歸一邊。少者將童稚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神完固。耳目精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以心為主。不要信憑口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文與心相會。字與

心相守。

作文寫字又須定立課程。朝益暮習。更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文。如

此用功。何愁不達。即使命教。迨遭不獲上進。終不失為有學有行好人。看破

最為喫緊。不然便患得患失。更無安放身心。試觀近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

處。若真能讀書。得聖賢要旨者。又何病此。俱自貧苦中自家爭先取來的。有一二縉紳子弟。又是他家祖宗德厚所

致。難以比論。况其人之立志。亦在自己身上。著力求進。不把見成基業。恃為已

物。受用馳騁。就是自己富貴。也不把所以有此。汝輩只為因循怠惰。虛擲光

陰。長者甘落人後。少者未見向前。悠悠蕩蕩。耽悞此身。直至無了。下梢這担

子原是你自家挑的。更推不得與別人。須靜地裏細思。把我言語。一一放在

身上。句句求箇下落。否則我祖雖薦以牲牲。供以黍稷。亦將吐之。慎之哉。

蘇東坡先生與王郎書曰。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

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

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

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所學在我。而與

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心不可以
不專專乃有獲

晦翁先生曰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

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

在乎彼總之其意在涉獵書卷並非探索義理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

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

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

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

文意接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

者切矣此是讀書本旨此循序致精此是讀書要法所以為讀書之法也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

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能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

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

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忽淺近而務高遠此英氣

最害
事處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的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讀書必要剔骨剔髓。只在皮膚上綽過。全不濟事。曾經幾處剔骨剔髓。過後便易讀。

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靜便深透。寬便周徧。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不肖放在一邊。只是私心。已見重。打破此關。便已違

道不遠。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

潔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

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

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看先儒讀書。是何等樣見識。是何等樣語云。執德

不宏。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宏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祝無功訓子曰。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鰲醜。吾十有九歲。始受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學須從此過來。方有真寔。而爾兄弟乃得垂髻就傅。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避。可不可乎。警思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疎。耳。憂稷契俱具聖德。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况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

聚談極害功程。少年能不犯此病者。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為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寔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

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為貴。以默想為功。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逐時記寫。參考既了。旋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樂便請教。如此則寔寔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三十年前人家子弟彼此不相往來。縱已游庠應舉也。只坐在家塾。足跡不離庭戶。如閨女然。非二十歲以後。不涉世應酬。深潛鎮靜。早已於此培築根基。涉世庶不患乎身心無主。今則年方齒學。不窺古今。文未成帖括。便東奔西緝。結社尋盟。游談往來。酒食徵逐。子弟絕不顧其父兄。父兄亦不禁其子弟。甚者謂子弟為人所稱。數方且津津自喜。做子弟時便已如此。敗壞將來。安得有士習。又安得有人才。

善讀書者。不月汎讀。非聖賢之書弗讀。非切要之書弗讀。合古今無限聖賢英俊。與相晨昕几席。厭飫有不可勝言者矣。書之為物。不讀則疎。強讀則苦。漫讀則勞。善讀則樂。